

政治经济学史

第二卷

卢森贝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Д. Розенберг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Часть втор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35

根据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局 1935 年版译出

政治经济学史
第二卷

〔苏〕经济学博士卢森贝著

译者：张 凡（序言、第 11—15 讲）

翟松年（第 16—19 讲、参考书目）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326,000 字

1958 年 7 月第 1 版 197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4002·266 定价 1.55 元

三
印
行

目 次

序 言	1
-----------	---

庸俗政治經濟学的产生

第十一講 讓·巴蒂斯特·薩伊 (1767—1832)	3
----------------------------------	---

I 薩伊的时代、他的生平和活动	4
-----------------------	---

薩伊时代的法国經濟(4) 階級和階級斗争(9) 薩伊
的生平和活动(19) 作为方法学家和分类学家的薩伊(22)

II 薩伊的經濟观点	28
------------------	----

生产論(28) 薩伊的价值論(31) 薩伊的分配論(32)
薩伊的“發現”。他的銷售論(39)

第十二講 托馬斯·罗柏特·馬尔薩斯(1766—1834)	45
------------------------------------	----

I 馬尔薩斯的生平和活动	46
--------------------	----

略論馬尔薩斯(46) 馬尔薩斯反对“危險思想”的斗争(50)
馬尔薩斯以前的人論人口(57)

II 論人口規律	66
----------------	----

馬尔薩斯“人口論”的内容和方法論(66) 馬尔薩斯人口
規律的生命力(73)

III 作为經濟学家的馬尔薩斯	80
-----------------------	----

馬尔薩斯是李嘉圖的批評者和斯密的注释者(81) 馬尔
薩斯的实现論和他同薩伊的論爭(87) 馬尔薩斯的“著
述”的总结(93)

經濟浪漫主义的产生

第十三講 西·西斯蒙第 (1773—1842)	97
-------------------------------	----

I 西斯蒙第、西斯蒙第的时代及其生平和活动	97
-----------------------------	----

前言(97)	产业革命和大革命时代的瑞士(100)	西斯蒙第传略(104)	西斯蒙第的社会经济观点概論(107)	
II	作为经济学家的西斯蒙第			115
	研究的对象与方法(115)	生产和消費,需求和供給(123)		
	生产和分配。資本和收入(127)	实现和危机(133)		

空想社会主义

第十四講	聖西門主义	142
引 言		142
I	昂利·克勞德·聖西門 (1760—1825)	145
	生平和活动(145)	方法和理論 (151)
	聖西門是空想社会主义者(159)	
II	聖西門派	166
第十五講	傅立叶主义	174
前 言		174
I	沙利·傅立叶 (1772—1837)	177
	生平和活动(177)	方法(186)
	文明批判(193)	政治
	經济学批判(204)	协作社(209)
第十六講	欧文主义	219
I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前半叶的英国工人阶级	220
	工人阶级的成分及其文化和道德水平(220)	工人的生活
	水平和一般状况(225)	英国無产阶级的斗争(231)
	罢工和工会(234)	为民主而斗争(237)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發端(244)	
II	罗柏特·欧文的生平、活动和著作 (1771—1858)	248
	概述(248)	准备时期(256)
	棉紡織工業的管理者和革新家(206)	工厂主和社会实验家(264)
	实践家和理論家(268)	消灭失業的計劃(272)
	罗柏特·欧文——空想社会主义者(276)	欧文和工人运动(282)

欧文的经济观点(289)

第十七讲 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欧文主义者..... 295

I 威廉·汤普逊(1785—1833)..... 296

方法和基本原则(299) 交换及其作用(304) 价值
论(306) 资本论(308) 分配论(311) 分配和生产
力的发展(314) 汤普逊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地位(317)

II 约翰·格雷(1798—1850)..... 324

生平和著作(324) 格雷的概念的两重性(329)

III 约翰·法兰西斯·勃雷(1809—1895)..... 335

走上文坛的年代(335) 勃雷的著作(337) 勃雷的整
个主张(340)

第十八讲 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续) 345

I 1821年的小册子 346

一般评论(346) 剩余价值论(347) 对外贸易的作用
和意义(351) 一般概念(353)

II 柏茜·莱文斯登..... 354

一般见解(355) 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357)

III 托玛斯·荷治斯金(1787—1869)..... 361

生平与活动(361) 一般见解和方法(365) 对资本主
义的批判(373) 利润、工资和地租(382)

资产阶级李嘉图主义者及其反对者

第十九讲 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387

简短的总结 387

I 詹姆士·穆勒(1773—1836)..... 395

II 约翰·兰塞·麦克洛克(1789—1864)..... 407

III 罗伯特·托伦斯(1780—1864)..... 413

IV 萨穆尔·培利(1791—1870)..... 419

参考书目 427

序 言

在“政治經濟学史”第一卷序言中，我們曾說：“下一卷（第二卷）將闡述从李嘉圖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史。”但这种打算不得不放弃了。

在写作过程中發現，必須在政治經濟学史中分出比原定計劃多得多的篇幅給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李嘉圖学派社会主义者。材料增多了，为了避免过分“冗贅”起見，我們把第二卷只限定为九講。

我們再来談談材料的編排順序。我們把西斯蒙第放在薩伊和馬尔薩斯后面，可能引起怀疑和異議；也許有人会說，西斯蒙第应当放在庸俗經濟学家前面，因为他屬於古典学派，并在法国結束这一学派（參閱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版，第25頁）。但西斯蒙第是作为古典政治經濟学的批判者“以自己对政治經濟学的怀疑”（同上，第33頁）来結束古典政治經濟学的，他已經标志着經濟思想發展的轉捩点，因为他代表的不是斯密和李嘉圖所代表的階級。在結束古典学派的同时，西斯蒙第開創了一个新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批評資產階級制度时总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农的尺碼来度量資產階級制度，他們辯护工人事業时总是根据小資產階級观点出發的”（“共产党宣言”）。

因此，我們認為，繼第一卷末尾的李嘉圖之后就提出和他正相反的人薩伊和馬尔薩斯来是較為合理的。十九世紀初期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即發展到所謂最高峰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会这样得到最全面的說明。它的科学因素和庸俗因素各树一帜，自成

一家：前者以李嘉圖为代表，后者以薩伊和馬尔薩斯为代表。

一俟講完庸俗經濟學的“創始人”，我們就進而研究前面說的西斯蒙第所標志的轉捩點。而這又會為進而研究社會主義文獻做好準備。

第二卷以第十九講告終。這一講闡述了李嘉圖學派的解体，并總結了李嘉圖以來的經濟思想的發展。

“政治經濟學史”第一卷和第二卷都是為了完成共產主義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的科學研究計劃而寫成的。兩卷都有維斯貝同志參加校閱。

作 者

庸俗政治經濟学的产生

第十一講 讓·巴蒂斯特·薩伊

(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

在前几講里，我們探究了古典政治經濟学的产生和發展。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創始者是威廉·配第，而它的完成者是大衛·李嘉圖。現在我們來研究庸俗經濟学：研究它的內容、它的方法和它与古典学派的关系。

馬克思写道：“……政治經濟学和由它本身产生出来的矛盾是随着資本主义生产內包含的社会矛盾和階級斗争的实际發展而發展的。当政治經濟学有了相当的發展——也就是說，在亞當·斯密之后，——并取得穩固的形态时，它里面的一种只是現象再現为其表象的因素，即庸俗因素，就分离出来，成为另一种經濟学。”①

庸俗因素，如我們在前几講里看到的，是古典政治經濟学里向來就有的；它甚至同它的科学因素和平地、“很自然地”共处于其中。但是在資本主义發展到一定的阶段上，从而也在政治經濟学本身發展到一定的阶段上，这两种因素（科学因素和庸俗因素）的“和平共处”就不可能了。法国經濟学家讓·巴蒂斯特·薩伊“很荣幸地”把庸俗因素分离为“另一种經濟学”。馬克思繼續写道：“这样，在薩伊手里，亞當·斯密著作內所有的庸俗觀念就繼續分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3卷，參閱三联書店版，第566頁（着重号都是馬克思加的）。

离出来，成为它們固有的結晶。”^①

因此，本卷第一篇——“庸俗政治經濟学的产生”——就从理应算是庸俗政治經濟学鼻祖的薩伊开始。

I 薩伊的时代、他的生平和活动

薩伊是和李嘉圖正相反的人。李嘉圖發展了斯密体系的科学因素，薩伊發展了它的庸俗因素。斯密体系中所有的弱点都在薩伊手里得到了“結晶”。了解薩伊的观点，确切些說，了解斯密体系怎样被薩伊加以庸俗的解說，是很有意义的。第一、薩伊还没有“死”；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許多大智慧都是从庸俗經濟学的創始人那里吸取来的；一系列的現代理論，如利潤論、工資論等等，都与薩伊的有关理論骨肉相連。因此，研究薩伊在今天也有一定的意义。

第二、庸俗經濟学的产生和“發展”是完全合乎規律的現象。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某一个理論家的想入非非或灵机一动，——庸俗經濟学，如我們后面將講到的，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随着資本主义的發展而必然發展到的一定阶段。所以，这門科学的历史自然不能忽視庸俗經濟学家。

薩伊时代的法国經濟

我們在1789年大革命前夕告別了法国；現在我們再来回顧法国。但是薩伊的法国和重农学派的法国已經大不相同了；大革命把前后两个法国隔开了。

古典政治經濟学的探討也有法国人、首先是重农学派参加。但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3卷，參閱三联書店版，第566頁（舊重号都是馬克思加的）。

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却沒能以成熟的姿態，即以它在斯密、特別是李嘉圖著作中所表現的姿態，在法國的土地上生根。第一、雖然革命大大地促進了法國的發展，但法國同英國比較起來仍然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

第二、隨着革命的發展和階級矛盾的尖銳化，革命本身沒有給予資產階級思想家以發展經濟科學的機會。它反而促使他們利用經濟科學既得的成果來為資本主義關係做辯護。革命給予貴族階級以致命的打擊；同時，它也給法國資產階級添了不少麻煩。這也就加速了政治經濟學庸俗化的過程。

在法國，“政治思想不僅每次都最先得激烈的表述，而且被譯成實踐的語言”^①。同時重要的是，從大革命時代起，法國工人的革命實踐就使他們與其他國家的工人不同，形成一支“進步的戰鬥大軍”，成為國內的政治力量。“法國工人階級不論進行自己的鬥爭，抑或進行自由派、激進派或共和派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種鬥爭中，它都始終以富有無限的革命性和堅決的戰鬥精神見稱。“每當法國歷史經歷巨大的危機，他們（工人）都走上街頭，拿起可拿的武器，構築街壘，投入戰鬥。”^②

這是恩格斯描述法國工人在他們自 1789 年法國大革命時起到巴黎公社滅亡時止這整個鬥爭時期的情形。恩格斯的如下的見解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說：“從 1789 年到 1830 年，資產階級革命是靠巴黎工人的鬥爭來解決的……”

當然，在薩伊時代，——這個時代既包括法國革命的各個階段，也包括波拿巴主義時期和復辟時期，——在這個時代，法國工人還沒有形成為“自為的階級”。然而，“他們的堅決的戰鬥精神”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 1 卷，第 311 頁。

② 恩格斯：“1877 年的歐洲工人”，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俄文版，第 402 頁。

却比任何国家都先迫使法国资产阶级警惕起来。所以，在法国庸俗因素之分离为另一种经济学并取得独立的形式比英国早得多。

现在我们来讲一些描述萨伊时代法国经济情况以及政治情况的实际材料。

当时的法国，整个说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它的2,700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占9/10；在10个最大的城市中，只有巴黎和丝织中心里昂特出：前者有人口60万，后者有135,000；其余几个大城市的人口不过50,000—75,000。

在法国工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这种工场手工业中，劳动过程建立“在历史上遗留下来而無资本协力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①。资本主义大工业所特有的劳动过程的根本改变在革命前的法国也发生了，但法国工业制度的标本，照列宁的说法，仍然是“以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形式同小作坊交织在一起”的工场手工业。到大革命时期，资本已经充分控制了手工业，使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在工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已经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了。

资本主义关系的“混杂形态”（马克思语），势力很大。例如里昂有1,500个手工工场主控制着将近7,000个小业主，而这些小业主又剥削着15,000个工人。若来士写道：“纺纱和织布手工工场多半分散在工人住宅。手工业者或农民的破陋不堪的住宅里有纺车在旋转和机床在作响。”^②

手工业和农村工业的几十万台机床替手工工场主工作。单是毛织品的生产，在1795年就开动了68,500台机床；仅在法国的一个地区比加吉郡就有2万台机床织造麻布、天鹅绒和夏布^③。据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32年俄文版，第395页。

② 若来士：“社会主义史”，第1卷，1908年俄文版，第54—55页。

③ 同上书，第58页。

罗兰說，有 4,000 妇女、少女和兒童替杰普的商人即手工工場主作工；普玉各工厂把工作分給 6,000 左右个女工，如果把郊区也計算在內，則这样的女工就有 18,000 至两万人^①。

然而，法国的工場手工業并不尽是細小而分散的。当时也有大型手工工場。

若来士引証莫里斯·瓦尔的統計材料，据說“1788 年，即大革命前夕，里昂‘大厂’(Grande Fabrique)織造綉花地毯、絲絨……細紗和縐紗；它有 14,117 台机床，58,500 名男女工人、帮工和学徒，占里昂人口总数的 3/7。单是縐紗和細紗的生产就占用 2,700 台机床，每台机床由两个工人看管”^②。这里沒有指明手工工場有多大，但可以推想有些工場手工業企業的劳动集中达到很大的規模。也有一些材料，直接指明工場手工業劳动的集中程度，例如“阿比維勒的万洛勒手工工場使用 1,200 名服从地道的苦工营制度的男女工人的劳动”^③。米拉波曾于 1791 年 3 月在国民會議的講台上詳細地描述过一个屬於安贊公司所有的設備良好的礦業企業：“……安贊礦內……每个木架矿井都值 40 万利佛尔(ЛИВР)。这种矿井在安贊有 25 座，在法仑和威孔德礦內有 12 座。单是这一項(矿井木架)就花費 1,500 万利佛尔。此外，那里有 12 台蒸汽抽水机，每台值 10 万利佛尔。巷道及其他营造物值 800 万利佛尔；企業里有 600 匹馬和 4,000 名工人干活。”^④

奥尔良城开办了一家使用 600 工人的机械紡紗厂。奥尔良公爵本人当了厂主；他用去 60 万利佛尔装备自己的企業，而在 1791 年他的企業里甚至出現了一台蒸汽机。

① 若来士：“社会主义史”，第 1 卷，1908 年俄文版，第 55 頁。

② 同上書，第 56 頁。

③ 同上書，第 51 頁。

④ 同上。

显然，在法国的手工工場内部，如馬克思所說的，“創立机器工業的‘准备’工作”快要完成了。产业革命时期快来到了，但走在它前面并为它扫清道路的是資產階級大革命。

大革命消灭了城乡的中世紀制度；工業限制和行会取消了；以关税壁垒把一省跟另一省隔开的封建屏障拆除了；征稅制度（以前只向第三等級征稅）改变了。总之，資本主义發展的道路扫清了。但是資產階級却没有能够馬上享受革命的种种“福利”。直到拿破仑一世时代，它才开始收获自己的胜利果实。

拿破仑广泛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但这种政策跟旧重商主义并不一样，因为它是在新的基础即革命所奠定的基础上实行的。然而，拿破仑虽然以保护关税政策促进了工業的發展，但他也以他的战争多多少少妨害了它的發展。第一、拿破仑的保护关税政策是服从他的战争政策的。拿破仑抱定消灭大英帝国势力的目的，所以他保护的主要是能同英国人最重要的生产部門即紡織業竞争的工業。在这方面，拿破仑同法国最大的亚麻和印花布手工工場主奧貝尔康普的談話是很有意思的。皇帝說：“您和我来跟英国人好好斗一場：您用您的工業，我用武器。”

第二、拿破仑力圖把商業和工業照士·兵·那·樣来指揮。沙普达里^①写道：“他（指拿破仑——卢森貝）想要像指揮一个营那样管理商業，絲毫不考虑任何純粹商業理由。”

因此，甚至可以說，資產階級精神在对拿破仑的态度上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資產階級認為他是自己的救星，几乎是新公民社会的奠基者^②；另一方面又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压制者。实际上，这

① 沙普达里（1756 — 1832）是一位有过許多重大發明的化学家、拿破仑一世时代的大臣。

② 拿破仑对自己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写道：“我的真正荣誉并不在于我打了四十次胜仗……但不能被人遺忘的，那将永垂不朽的，是我的民法。”拿破仑在他的两千多条的“法典”中的确使資本主义关系在法律上固定起来了。

表現在：一部分資產階級視他為自己的英雄，而另一部分則對他敬而遠之，甚至反對他。

如我們後面將講到的，薩伊就是這後一部分人的思想的表達者。

拿破侖的經濟政策，即保證法國壟斷歐洲市場和原料市場的各项措施，為法國工業謀利的保護關稅政策，不能不促進法國工業的發展。在1801年的工業展覽會上，法國能夠展出229種本國工業的展覽品，而在1806年的工業展覽會上則展出了1,422種。1789年，法國采煤25萬噸，而1812年采煤量增加三倍，即達100萬噸。在同一期間，煉鐵量從6萬噸增加到99,000噸。1810年，使用機器紡紗的企業，僅在巴·德·加來一郡就有126家。

拿破侖倒台後，法國工業有了更迅速的發展和擴大。到1830年，法國有蒸汽機625台，其馬力達1萬匹；采煤1,863,000噸。

紡織業和化學工業也有了發展，水泥生產發現了新方法，印刷業發明了印刷機，出現了農具生產部門，制鐵業也有了很大的進步。1828年，制鐵業中有75,000工人作工，而巴黎一地各工業企業（稍早一些）就有245,000工人，占巴黎人口總數的34%。工業的發展也引起了交通工具的發展。1816年，一艘法國輪船第一次橫渡英吉利海峽，而1830年則已經開設定期航綫。法國進入了產業革命時期。

階級和階級鬥爭

舊法國基本上有三個等級：兩個特權等級（貴族和僧侶）和一個因普遍無權而仿佛是個“整體”的第三等級。革命既把各階級的封建等級外罩撕掉，便把這個“整體”粉碎。當時無產階級還不是獨立的力量，但在一般群眾中間它已經站到資產階級視為最危險的立場上。小資產階級也起來暴動，並通過以恩格斯所說的“憤怒

的無产階級”为靠山的雅各賓派，把法兰西新主人吓得惊慌万状；农民运动的浪涛泛滥于全国各地。旧时的統治等級失去原有的經濟實力和政治特權，而第三“等級”則分裂为其各个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提出了自己的階級要求。

从革命前法国工業制度的概況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法国的內部，革命爆發的时机已經成熟了。資本主义关系已經具备，但旧法国的封建条件却更加助長資本对劳动的压榨，阻撓資本擺脫它的“混杂的”中世紀形态，并造成“解放斗争的極大困难”（列宁語）。市民中“一切被封建行会社会唾弃的人們”（恩格斯語）所积成的最貧苦無权的階層既遭受額外剝削，便不能不心怀極大的不滿。这种不滿情緒在大革命前夕通过手工業者和工人的自發的暴动和起义而傾泻出来，虽然这种暴动和起义都被死刑和武力鎮压下去了。巴黎的42,000名的帮工大軍因不参加行会而受到流放的威胁；各种工人的劳动报酬非常菲薄，工作日长达十八小时，——这一切都助長了群众的战斗力，激励他們在革命中發揮“坚决的战斗精神”。

巴黎民众的拿起武器、进行市街战和举行起义，揭开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并决定了它后来的命运。1789年7月14日巴黎手工業者和工人群众的第一次大胜利，也掀起了农村的革命。若米士写道：“在这里，7月14日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巴黎既然攻占了它的巴士底，农民也就要攻占他們那些封建巴士底，那些控制着田野和村庄的設有炮眼和鴿子窩的城堡。經過长期的紧张状态，农村突然站起来……

資產階級几乎到处都感到危險，国民自衛軍从城市开到农村去控制或鎮压农民。在7月27日、28日和29日三天，从里昂可以看見洛拉、略茲、昆布、普榆錦楊、聖普列斯特等城堡冒出的火焰。国民自衛軍出来反对农民，当他們返回城市时，站到起义农民方面的

吉洛特拉工人就紛紛投石头打他們。一时竟使人会以为全体無产階級，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决心一致起来反对封建秩序和新的資產階級制度，以为深刻而强烈的階級斗争，即一切沒有財產的人反对一切私有主的斗争，就要代替資產階級和农民所有制反对貴族特权的表面的革命……”^①

“假人民之手”获得胜利的資產階級，保留了农村中沉重的封建义务，——封建所有制实际上原封未动；資產階級在1791年7月14日还頒布所謂“列·查卜礼法”（見后文）来对付工人的經濟斗争。經濟危机、城市民众的飢餓和困苦，迫切要求制宪會議在經濟政策方面采取断然的措施。当权的資產階級却恰恰缺乏这种果断精神。城市的粮食供应既由于一般的經濟破坏又由于金融紊乱而失常了。革命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印刷机，而市場却用抬高物价的办法来应付紙幣的泛滥；工資增长4—5倍，而市場物价却上涨33倍。

1792年8月10日靠巴黎工人区的战斗力量而举行的起义，終于推翻国王^②，而建立了以国民大会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从那时起，革命領導权就轉到小資產階級手里，即轉到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山岳派手里。資產階級不再領導运动，而阻碍运动的发展。

国民大会内部自由主义的吉倫特派（工商業資產階級的代表）和山岳派（小資產階級和全体劳动者的代表）之間的斗争，是与法国階級力量对比的变化相适应的。“第二次社会战争”即穷人反抗所有富人的战争的征兆，促使吉倫特派要把革命“半途”中止，而山

① 若来士：“社会主义史”，第1卷，“制宪會議”，1908年俄文版，第210、212頁。法国人民在革命中的第二次大胜利是在1789年10月5日至6日取得的，——民众强迫国王批准資產階級革命宣言，即“人权宣言”。

② 国民大会以大多数票決議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并于1793年1月21日处死。

岳派即雅各宾派在国民大会内的代表则力求革命获得更彻底的胜利。吉倫特派——雅各宾派八月十日胜利的同盟者——已经变成革命的危險敌人。于是小资产阶级便同巴黎所有貧民和工人一起在1793年6月2日又举行一次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起义。吉倫特派的代表被逐出国民大会,并被送交法庭受审^①。完全落到雅各宾派手里的国民大会,虽然为派系斗争所分裂,但终究以小资产阶级革命专政所能具有的果断精神放縱了资产阶级革命势力。

建立革命軍,保衛国家,废除农村中的一切封建义务,实行普选制度,頒布“限价法”和执行恐怖政策,这就是雅各宾派专政的基本要素。

雅各宾派国民大会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措施,即完全确立资产阶级所有制,結果恰好引起一种势力抬头,国民大会本身就成了这种势力的牺牲品。

雅各宾派胜利一周以后,国民大会于1793年6月10日頒布法令,規定領主把当时还保留在手里的农民公用的土地全部归还給农民,农民可以按优待办法購買国有土地;根据7月17日的法令,农民完全摆脱了封建义务,而不必繳付一文贖金。所以,起初农民是国民大会的可靠的支柱。这从农民积极参加镇压上述被逐出国民大会的吉倫特派所掀起的“联邦派”暴动中可以看出来。他們一时懂得了,要爭取土地和不依附領主的自由,就要站在国民大会方面斗争。但是在爭得土地和自由之后,农民就心滿意足了;愈往后,国民大会及其实行的恐怖和統制农产品价格政策,对他們就愈格格不入了。农民终于倒到吉倫特派方面去。

吉倫特派被推翻了。1793年9月29日,国民大会对一切主要

① 在傅立叶那講中,我們將知道他是里昂市暴动的参加者。这次暴动以及其他許多次暴动,都是吉倫特派掀起来反对雅各宾派国民大会的。里昂暴动于1793年10月被国民大会的軍隊镇压下去。